

作揖的好處

● 韓少功

中國人以前對外部世界疑懼而排斥，所謂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。外國人原來叫「胡人」，從西北方的陸路來，帶來胡椒胡麻胡琴胡茄胡餅，還有「胡說」，此詞基本上用作貶義。後來又把外國人叫「洋人」，他們從東南海路上來，帶來洋油洋火洋槍洋炮洋葱，還有「洋相」，也基本上用作貶義。「胡說」與「洋相」兩個詞，分別含聚了中國歷史上兩次大規模對外開放時的心態，成為中外文化交流所殘留的語言化石，進入字典。

時代變了，現在的國民們不大說西方人的壞話了。相反，進口商品成了榮耀，出國留學令人神往。即使是痛心疾首捍衛着國粹的傳統派們，只要隨便瞥一眼，也就知道他們實際上活得非「胡」即「洋」。玻璃、鋼筆、熱水瓶、電燈、沙發、自來水、汽車...哪一樣不是源於西方文明呢？人們連語言也愈來愈多洋味，坐「的士」(taxi)，打「考」(call)機，這一類時髦語言由南向北潮捲全國。湖南某地一些漢子用腳踏三輪車拉客，車子還是車子，現在卻叫作「踩士」。借用了「的士」的後半，似乎就沾染了現代氣息，暗示了一種新潮的享受，好讓市民聽得順耳。果然，這個詞立刻在

公衆口語中流傳開來。只是苦了將來的詞源考據專家，要查出這個詞是英語的嫡系子還是私生子還是私生子的外侄，恐怕得費一些周折。

「踩士」不足為訓，「士」一下就能沾上多少光？就能使乘客舒服多少？其實，外國並非甚麼東西都好。就說握手吧，這種西方禮節已在中國全面普及，廣有作為，但我看來看去，想來想去，覺得它實在比不上我們傳統的作揖。

一是衛生。握手可傳播某些細菌病毒，握手時雙方中如有一方的手沾泥帶水，也會給另一方帶來不舒服。而中國的作揖，施受雙方完全沒有身體接觸，即便到傳染病醫院去慰問一大群病人，回家後也無須急匆匆先去衛生間洗手。

二是省時。當代人的交際繁多，假如一個人會見十多位客人，與每位都握一次手，便要握得很耐心。假如十多個人同時會見十多位客人，那更要握上好一陣工夫。既然說時間就是金錢，為何不用作揖這種方式來惜金？一拱手，頃刻之間，以一當十乃至當百，即便有成千上萬的客人，也都接受了你的親切。

三是優美。人在握手時含胸曲

背，低頭引頸，姿態實在不太好看。如果交際雙方的身高差距太大，握手更多見窘態。身高者有折腰之累，身低者有被懸吊之險，難免把某種莊重的外交或某種歡樂的重聚，搞得有點滑稽。作揖則無須有這種擔心，完全可以抬首挺胸，立身如柱，氣宇軒昂，雄姿英發，高出手高懸臂抱拳一合，充分展示美的體形和美的氣度，讓周圍的人眼睛一亮——壯士也。

四是自主。人們多有這樣的體驗：握手時，一方已伸出手來了，另一方沒有看見或故意裝作沒看見，使對方的手停在空中縮也不是，不縮也不是，時間一秒秒過去，尷尬透頂。有時也有另一種情況：剛才沒看見的一方突然看見了，趕忙補救，雖然已把對方的手挽救了並已緊緊握住，但怠慢或疏忽已經造成，難免留下歉意。這種多發性事故，暴露了握手這一方式的最惱人的缺點——它必須由雙方協調配合，同時動作才能完成。即使是訓練有素的交際家，經過了長期的實踐摸索，臨場仍須要聚精會神，才能掌握好自己出手的時機。這種事幹多了，沒有不累的道理。作揖當然比握手簡單多了，完全是自主的，想出手就出手，想甚麼時候出手就甚麼時候出手，完全不受對方目光及其眼神的制約，絕不可能被對方冷落得進退兩難，遭其他人暗笑。

對於某些人來說，作揖還有一個最後的好處，就是在進見大人物時比較能派上用場。握手大體上是一種平等之禮，不管雙方孰尊孰卑，也不管雙方內心中或傲或謙，至少在表面上，就握手這一行為本身來看，雙方是平等的，都得伸手，以示相互的尊重。按通行的規矩，大人物還得先向小人物伸手，預付真實或虛假的誠

懇，現代文明風範就是如此溫暖着我們。問題是，常有些權勢者沒有這種教養，端着架子，拉着腔調，根本不屑於與小人物握手。碰到這種人，你怎麼辦呢？你總不能死皮賴臉搶上去把他或她的手抓過來握一通吧？你總不能沒有任何表示就冷清清地見面或告辭吧？你想分到一間小小的住房，或者你想晉升科長，你想把兒子塞進學校重點班，你想套購和倒賣國家計劃物資，這些活動怎麼禮貌而順利地進行？在這種時候，你很可能會想起作揖，甚至會情不自禁地作揖。作揖適用於不平等的交際。作揖可以有回禮，也可以沒有回禮，還可以沒有回禮但得到一句「免禮啦」之類的隨意安撫，因此它可以成為阿諛者、巴結者、攀附者、奉承者、邀寵者的單向禮貌。有些人把難度較大的公關，說成是「到處作揖」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雖然，作揖的最後這一條好處，是奴隸的好處。

中國音譯過很多外來詞。英語中有kowitz，則是中文「叩頭」的音譯，因為英國以前根本不存在這種禮節，無法意譯。「作揖」也是中國特有的國粹，看來也只能音譯過去，豐富他們的字典，讓他們再長一點見識，領略神奇的東方文明。我得再一次說，我衷心希望西方人能喜歡這一個詞，能愛上作揖，並將其推廣全球，蔚為風氣，進一步美化人類的禮儀——當然，我希望在那個時候，上述第五條好處不再為世人所需。

這也許是一個中國人的呆想。

1992年10月

韓少功 大陸當代著名作家。